

詩語背後

韶關紅色記憶(上)

石坑崆又名莽山峰，位於廣東與湖南兩省交界處，海拔1,902米，乃南粵第一高峰。由此東行70公里，有水名武江。武江向東南奔流40公里，與來自東北方的潯江合流後稱為北江。北江與西江、東江並稱珠江三大幹流，滋養了嶺南大地獨特的風土人情。武、潯、北三江六岸，水土豐茂，蔚然成市，是為韶關。

韶關大山大水，舊石器時代即有人類(馬壩人)活動，西漢年間置縣，悠久的開發歷史孕育了丹霞山、南華寺、珠璣巷等頗具特色的自然人文景觀。然而，這些並不是此行關注的重點。陽春三月，風和日麗，我們廣東省委黨校市廳班學員，前往韶關開展體驗式教學，探尋韶關的崢嶸歲月及其歷史價值。

毛澤東曾經講過，廣東出了兩位偉人，一位是孫中山，另一位是六祖慧能。慧能開創的禪宗作為佛教東來華夏衍生的最大流派，完成了印度佛教中國化的過程，至今仍在全世界華人群體中產生着廣泛而深遠的影響。孫中山作為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，是中華民族復興偉業的奠基者，開啟了近代以來千萬萬中華兒女不懈奮鬥的歷史邏輯。而韶關，正是兩位偉人開創大業的交匯地。

慧能的南華寺和《六祖壇經》就不去說它了，孫中山的梅嶺關和《北伐宣言》卻始終縈繞在心頭。上世紀二十年代初，孫中山兩次來到韶關督師，號召革命軍北出梅嶺，逐鹿中原，打倒軍閥。雖然北伐戰爭1926年才正式打響，但這一影響中國現代史的重大事件肇始於1922年孫中山韶關之行，迄今已過去整整一百年了。

當我沿着唐代開鑿的驛道，在清風綠意中登上梅嶺雄關，綿延不絕的波峰浪谷在眼前鋪陳。想當年，百萬雄師由此北上，引發中國社會滄桑巨變，波瀾壯闊，卻也波詭雲譎。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環境，產生了兩大社會階級：地主/資本家階級，農民/工人階級。國共兩黨分別充當了它們的政治代言人。激烈的階級對抗，造成兩黨之間不死不休的局面。隨着北伐戰爭順利推進，革命形勢高漲，工農運動掀起新高潮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右翼勢力加緊勾結帝國主義和大資產階級，背叛革命，屠殺共產黨人和其他左翼人士。金戈鐵馬，血雨腥風，彷彿穿過歷史風雲，在千

山萬壑間迴盪。  
雄關虎踞馬蕭蕭  
此去江湖入渺遙  
總理殷殷遺願在  
奈何國共已揚鱗

中國革命前路何在，孫中山開創的人民民主事業誰來繼承，如何繼承，成為擺在廣大仁人志士面前的根本問題。面對蔣介石的屠刀，共產黨人聯合國民黨左派，毅然發動南昌起義。起義軍南下廣東，準備先得潮汕海陸豐，打通出海口爭取外援，建立工農政權，後取廣州，再舉北伐，奪取全國政權。然而，孤軍南下，遭湘贛粵軍圍剿，寡不敵眾，未能達至預期目標。數萬大軍只剩朱德一部，不及千人，輾轉來到韶關，重燃革命火種。

自此，韶關的鴻篇巨製，開始書寫最激情澎湃的篇章。史海鉤沉，不妨擷取幾個片段，領略它們的非凡意義。

一是開創游擊戰先河。1927年秋冬時節，在南昌起義主力部隊被迫解散的情況下，朱德、陳毅率領三河壩戰役殘部，接受國民黨滇軍范石生部整編，駐紮韶關，動員群眾，轉戰湘粵贛邊區，提出「強敵進攻莫硬打，抓敵弱點我猛攻，孤敵疲敵我圍攻，常遭精兵騷擾敵」的游擊思路。這其實不自覺地開始了中國革命從城市轉向農村的探索，與後來毛澤東提出「敵進我退，敵駐我擾，敵疲我打，敵退我追」的游擊方針一脈相承。

二是千里轉戰浴血山鄉。1931年2月，鄧小平、張雲逸、龔楚率領紅七軍千里轉戰來到韶關梅花墟，試圖建立根據地，以便與中央蘇區聯成一片。遭遇強敵圍攻，經過數小時激戰，部隊傷亡慘重，指戰員損失達2/3。餘部在當地赤衛隊的配合下撤離，突破敵圍追堵截，半年後在江西于都與中央紅軍會師。此時，紅七軍已從出發時的7,000人銳減到2,000人，當鄧小平從毛澤東手裏接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贈送的「轉戰千里」錦旗，心情之複雜，可想而知。

三是大兵團作戰初試牛刀。1932年7月，朱德、毛澤東率紅軍主力19,000人，與廣東軍閥陳濟棠部20,000人在韶關水口展開激戰。



北江之源韶關，位於湘粵贛三省交界的崇山峻嶺中。作者供圖

這是工農革命武裝第一次進行大兵團作戰，為後來的陣地戰提供了經驗。這次戰役沉重打擊了國民黨粵軍主力，使其不敢再輕易向蘇區進犯，基本穩定了中央根據地南翼，並為日後贏得對粵軍的戰略優勢打下基礎，長征「粵北借道」的故事才會發生。不過紅軍的傷亡和彈藥消耗也很大，被稱為「著名的惡仗」。

四是萬里長征突破封鎖線。中央紅軍1934年10月開始長征，不到一個月就突破蔣介石精心布置的三道封鎖線，其中第二、第三道封鎖線都在韶關境內。之所以有如此戰績，紅軍的強大實力是一個方面，也與水口戰役打怕了粵軍，陳濟棠為了保存實力網開一面有關。隨後湘江戰役突破第四道封鎖線，傷亡空前巨大，更顯示出韶關神速推進的戰略價值。

五是艱苦卓絕開展游擊戰爭。中央紅軍長征後，留在中央蘇區的項英、陳毅與贛粵邊特委書記李樂天部會合，在湘粵贛邊區崇山峻嶺中開展游擊戰爭。一千餘人的隊伍，頂着酷暑嚴寒，晝伏夜行，利用各種複雜地形，克服種種難以想像的困難堅持鬥爭，直到抗戰爆發後整編成正規抗日武裝。三年游擊戰爭，將幾十萬國民黨軍隊吸引在中央蘇區及其周邊，有力地掩護和策應了主力紅軍和中央領導機關的戰略轉移。同時，為中國革命保存了一批骨幹力量，鍛煉出一支堅不可摧的革命武裝，並廣泛發動群眾，撒下革命火種，在南方八省形成戰略支點。

「南國烽煙正十年，此頭須向國門懸」。從1927年到1937年，十年浴血歲月，培育出一種精神：理想之光照耀下的大無畏革命樂觀主義。這種精神，或許可以用陳毅的詩句來作出最好詮釋：

斷頭今日意如何  
創業艱難百戰多  
此去泉台招舊部  
旌旗十萬斬閻羅

字裏行間

◆黃仲鳴

魯迅的小說研究

近日為寫一篇有關小說史的文章，重翻了魯迅的《中國小說史略》，對這部被譽為本學科的開創之作，又有更深的體會。不錯，「開創」就是「開創」，雖有疏漏之處，仍是「經典」。

在書堆中，找出周錫山的《中國小說史略匯編釋評》，為魯迅這經典蒐集了大量的資料，作了比較與批評。即是對正文有註釋外，更有解讀。且舉魯迅評《金瓶梅》為例，周錫山在「解讀」中指出：

「魯迅在本篇中，對《金瓶梅》的藝術成就評價很高，也很準確。但他對《續金瓶梅》的否定性的批評，則很有偏差。歐陽健先生指出：以『主意殊單簡』來概括《續金瓶梅》，將其視為淫書，真是折損了丁耀亢這部傑構。」

除了搬出歐陽健外，還引鄭振鐸對《續金瓶梅》的評價來佐證。不過，經歷時代的考驗，《續金瓶梅》已鮮有受眾注意和學者的研究。魯迅的見解是對的。

又如魯迅對《紅樓夢》的評價，周錫山便有「不同意見」，他說：「魯迅固然講過許多讚揚《紅樓夢》

的話，但就世界文學史的範圍觀察時，他卻否定《紅樓夢》和《水滸傳》的偉大藝術成就了，認為兩書不及西方名著高明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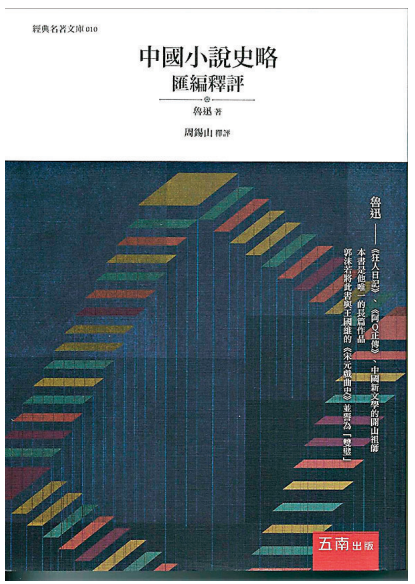
在這裏，周錫山沒點名什麼「西方名著」，魯迅有沒有說明？他只指出王國維對《紅樓夢》的「宏論」比魯迅來得高明，魯迅批評了王國維，周錫山便心有不忿，鄭重地說：「事實是王國維的研究方法是正確的」，「比魯迅要高明得多。」

對《紅樓夢》，本人十分慚愧，因為迄今仍未從頭通讀一次，更沒研究；魯迅也好，王國維也好，對他們的「宏論」本人可沒有什麼「宏論」。但由此可見，周錫山匯評《中國小說史略》，倒提出了不少異見和自己的見解，並非一味吹捧之作。郭沫若將魯著和王國維的《宋元戲曲史》譽為「雙璧」，有興趣的大可拿來研究，看哪「璧」寫得較好也。

《中國小說史略》出版於1923至1924年，本是魯迅在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的講稿。但在此之前十年，魯迅對這課題已有深入的研究，這可基於三篇書，一是《古小說鉤沉》，1912編成，1938年出版，內容是他從各種書籍上，輯錄了唐以前36種古小說佚文，也即是《中國小說史略》前七篇的素材。二是《唐宋傳奇集》，出版於1927年，內中的收集和校正也即是《史略》中間部分的基礎。三是《小說舊聞抄》，出版於1926年，之前魯迅已「鈔」了不少史料，這也是《史略》的基本材料。

李歐梵說：「魯迅對傳統小說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都超過前人。他概括了全部小說領域，從最初的神話、傳說直至晚清小說。」不錯，魯迅所作的小說分類，如志怪、志人、神魔、諷刺、人情、狹邪、俠義、譴責等，都為後來者所沿用。

魯迅之後，小說通史多矣，但這部始作，價值仍在，豈可輕視哉！



◆並非一味吹捧之作。作者供圖

粵語講呢啲

◆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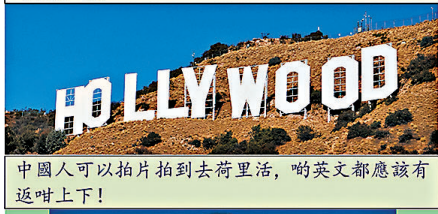
懷念曾江：他那3項威水史



粵語片時代呢曾江已經好型仔，中年呢佢響《射鵰英雄傳》部電視劇度扮演「黃藥師」活靈活現，型到有朋友：真係可以講一句：「曾江去後，世上再有黃藥師！」



加州柏克萊大學係美國其中一間世界排名好高嘅高尚學府，曾江就係呢度讀建築，你話佢威水唔威水喇！



中國人可以拍片拍到去荷里活，啲英文都應該有返咁上下！



阿齊話呢個廣告佢後生嗰陣就睇，阿齊話佢細個就睇呢個廣告；成而家仲睇電視睇到呢個廣告，咁長壽呢廣告去邊度搵呀？

懷念曾江：他那3項威水史

曾江初時就讀「香港華仁書院」，後來轉讀「九龍華仁書院」。兩間中學時至今天都在香港數一數二；當時如非「有家底」（家境富裕），都不可能入讀這些名校。說下去更形凸顯曾江有多「威水」（威風），中學畢業之後他遠赴美國「加州柏克萊大學」（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）攻讀建築；莫說那個年代，任何年代這都是難能可貴，具這樣的學歷在哪裏找呢？

「學歷通殺」這回事可以說得是他在電影圈

中的第1項「威水史」。

曾江「浸過鹹水」（曾越洋留學），英文「喇喇聲」（說得一口流利英語；「喇」讀「勒6-1」）應不用多說了。荷里活電影公司要找東方人角色，如飾演泰國人、朝鮮人等，曾江此等人才哪裏找，所以他曾先後參演過幾部荷里活大片，包括：《安娜與國王》(Anna and the King)、《藝伎回憶錄》(Memoirs of a Geisha)、《血仍未冷》(The Replacement Killers)、《火拚時速2》(Rush Hour 2)、《新鐵金剛之不日殺機》(007: Die Another Day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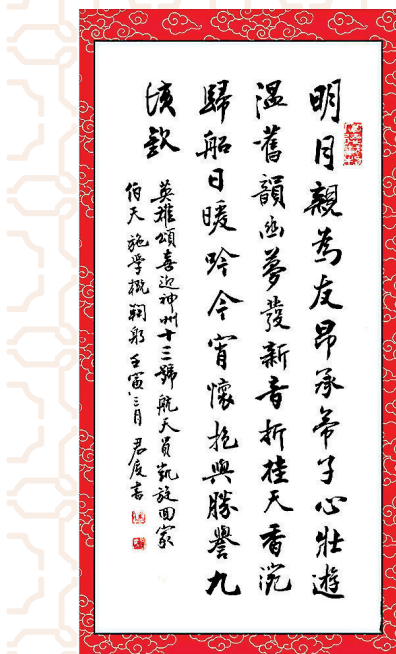
曾江由香港「粵語殘片」拍到荷里活「國際大片」，你說他威風不威風，所以「拍西片」這回事可以說得是他在電影圈中的第2項「威水史」。如要選出第3項「威水史」，相信大部分香港人，連同新居港人士也會提名一個早年由曾江拍攝的染髮廣告——看上去雖不算得別出心裁，可這個廣告原來在1969年推出，距今已四十多年。這家日本染髮公司這幾年，除了在包裝上沒多大改變外，仍保持賣這個廣告。很多人以為曾江收這個廣告的版稅收足這麼多年，「收都收到手軟」（喻累積收入龐大）；誰不知這個廣告原來是「賣斷」的，即只收了那一次廣告代言費而已。套用廣東人的一句歇後語，曾江可謂：

（在離岸艇上的雞隻看到的盡是不能喝的海水）

就這樁事件，很多人都替曾江不值。以事論事，是怪不了別人的，只怪自己當初沒看清楚廣告合約條款，又或者怎也沒想到這個廣告有這樣的潛力。說實話，四十多年前哪裏會有人猜得到一個那麼單調的廣告可以穿越時代，到今天仍然屹立不倒哩！由於這個廣告陪着香港人成長，看到它便勾起很多人的集體回憶，所以如無意外這個廣告未必會隨着曾江的離世而停播。不過，大家有否發覺有件事情是挺奇怪的；在這世上究竟有沒有廣告如曾江這一個那麼長壽呢？如沒有，這回事是否應列入「健力士世界大全」（Guinness World Records）呢？

誠如「同行如敵國」（同一行業中競爭激烈）。曾江這個染髮廣告那麼成功，而他又沒有與這家公司有合約束縛，於是近年有另一家公司找他代售一隻染髮產品，這也挺正路的。據市場調查，曾江原先賣那隻染髮產品的銷量沒因為他「過檔」（轉替別家公司作廣告代言）而受到影響，這不是間接說明了之前那個廣告為何可這麼「硬淨」（經得起時間考驗）了。

總括而言，就這3項「威水史」，說「拍染髮廣告」這回事是「威水史」中之「威水史」，相信大家都不會反對罷？



施詞度墨香

詩·施學概  
書·梁君度

英雄頌  
喜迎神州十三號  
航天員凱旋回家  
施學概(伯天)鞠躬

明月親為友，  
昂承帝子心。  
壯遊溫舊韻，  
幽夢發新音。  
折桂天香灑，  
歸船日暖吟。  
今宵懷抱與，  
勝譽九垓欽。  
二零二二年四月十六日

生活點滴

大山深處的中學(下)

◆羅大佳

在聯合中學82級1班讀書時，還有一件事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有一天上午下課後的課餘時間裏，我和一位同桌同學打鬧時，不慎把一位女同學帶去的一瓷盅米飯掀翻到地上了，這意味着這位同學中午得挨餓了，這在當時，是很大的事情。我們緊張不已。有女同學去鼓勵那位女同學罵我們，並要求我們賠償。正在課桌上做作業的女同學頭也不抬，淡淡地回答了一句：管他的嘍。

那位女同學家在大山上，長得不錯，此後覺得她更加漂亮了。雖然後來忘了她的名字，但一直記着這件事情，心裏也懷着深深的歉疚。和張紅兵相聚時，紅兵替我憶起了這位漂亮的女同學叫王學英，說她人生的路上一直保持着這種良好的品行。

讀完82級1班的第四學期，我準備降級到83級2班第三學期去讀。但學校當時是不允許留級的。暑假裏的一個陰雨綿綿天，我拄着木棍，專門走了幾十里山路到中保鄉，問路找到校長王啟良家裏，給他說明情況，求他同意我降級，他表示開學後再議。

降到83級2班後，班主任老師叫余自傑，是一位對人和藹、教學認真的好教師。他很欣賞我作文寫得好，對我也很關照。他不僅教語文，還兼教生理衛生課。記得一次生理衛生課，

當他講到人體肚臍眼時，他撩起衣服，將肚臍眼指給學生看，表示說的就是這裏。這在那個年代，余老師這樣做是需要很大的勇氣的。在82級1班上生理衛生課時，老師基本就是照着書本唸一遍了事，根本不作講解，反正這些課程不是主課，是不參加全縣統考的。留級到83級2班後，我不僅語文成績、政治成績不錯，數學成績也能跟上了，也算是補學了初中三冊的全部課業。

在聯合中學校讀書期間，學校發生了一件引起社會關注的事情。5名學生在放學回家的路上，去搭乘生產隊的手扶拖拉機，拖拉機在萬山那條懸崖陡壁的山路上翻車出了車禍，除駕駛員外，5名學生全部遇難。駕駛員被逮捕判刑後，這件事在社會上引起了不良反響，對學校的聲譽造成了一定的影響。

我在聯合公社中學校只讀了一年書，就轉學回紅星公社中學校了，接收我的正是當初那位說「轉校不是茶館酒店」的學校負責人。

我不怪他以前沒有接收我，畢竟學校也有學校的規章制度，我只感激他一年多後接收了我，讓我又回到了家鄉的中學校讀書，畢竟，家鄉中學校的硬件條件設施、教學質量和學習氛圍要好得多。回到紅星公社中學校

後，之前那個校園霸凌我的人，依然想欺負我，而此時一心想讀書的我，不顧一切，拚命打到他的家裏，告之了他的父母和姐姐，從此以後他才收手。現在回想起來，那些都成少年往事。

在聯合中學讀書時，王學軍、王述友、伍萬君、史利軍、曾紀忠、祝軍、黃前途、楊秀蘭、李淑珍等都是關係較好的同學，離開聯合中學校後，隨着時間的推移，很多同學別說面容，連名字都記不起了。

但有三個同學是我終身難忘的。一個是朋友邵太金，是他幫助我再次走進校園，有了讀完初中學業的機會，我們一直做着好朋友，直至現在，也常來常往。

一個是張紅兵，他當年送了我一本課外書籍，給了我少年友情，實事求是地講，那本《修辭知識》對我當年寫好作文也給予了很大的幫助。

一個是那位沒有讓我賠償米飯，甚至罵都沒有罵一句的女同學王學英，她的修養讓我感動。  
歲月滄桑，物換星移，當初的同學早已各奔東西，當初的老師有的已經不在人世，當初的校園早已被拆除得一乾二淨，但在大山深處的聯合中學校插班讀書的人和事，永遠留在我的記憶的底片裏。  
(全文終)